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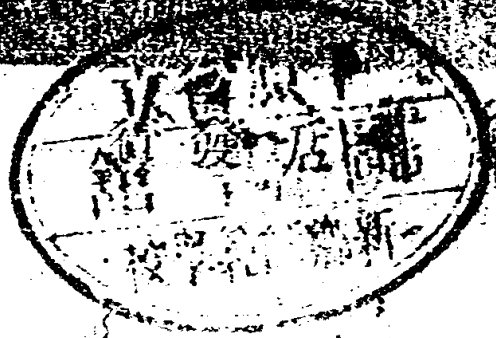
新大眾叢刊之四

汪衛解區的英雄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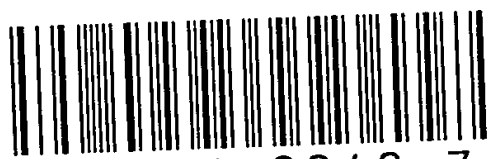
聯合

652



新華書店

保衛解放區的英雄們



3 0664 2240 7

華北新書發行

保衛解放區的英雄們

目 錄

王連長三次下炸藥.....	王 者
胡輝同志帶病上陣.....	火 線
三傷不下火線.....	火 線
騎兵班長王來臣.....	仲 平
張龍同志突圍記.....	謝金山
一個人繳了一連人的槍.....	羅村田
三百人打退兩千多進犯軍.....	健光、仰坡
新戰士王喜才打坦克.....	蜀
打斷了腿、我還有嘴和手.....	戰 友
崔指導員負傷指揮隊伍.....	馬德明
紙坊阻擊戰.....	裴 光
四川馬.....	胡 奇
小谷駝殲滅戰.....	劉有餘

前進四次

小李哭了

八千六斤勝利品

三排長的大刀

王承會奪砲

丁忠機槍

機槍手王忠烈

借彈殺敵人

決心犧牲的戰士們

一天吃四頓飯

喊話能手

靳小瑞巧計捉敵

兩個架梯子

老連長

繡臂英雄

馬頭戰鬥

連二仁大顯身手

失陷名

失陷名

全三王

趙文義

趙文義

劉占成

章容

章容

章容

趙文義

李仲伯

南雁

魏合祥

吳銀河

史英

失名

文義

王副連長三次下炸藥

王 若

八月十日晚，我三三部隊向關海路上民權以東野雞崗車站進攻。三分隊三中隊一連副連長王懷玉同志，在連長帶隊後，就帶着突擊組上去。一面衝一面打手榴彈，一連衝下了好幾個碉堡，到最後一個大碉堡，敵人抵抗不繼槍，王懷玉同志便帶着士兵，親自去按炸藥。在黑暗中，他摸到一到洞，正要放炸藥，不料洞裏拋出一個手榴彈；第二次，又找到一個地方，却是敵人的機槍槍眼，又頂了回來，第三次又去，才找到敵人步槍槍眼旁邊一個洞，埋好炸藥，一炸，把大碉堡炸坍了一半。可是敵人還拚命打槍打手榴彈。王懷玉同志又機動的沿着牆摸過去，接近碉堡，一連往裏邊扔了好幾排手榴彈，敵人吃不住，才停止抵抗，答應繳槍。王懷玉同志馬上爬上大碉堡，一個人扛了兩挺機槍下來。

胡輝同志帶病上陣

火 綫

六〇五四二分隊教導員胡輝同志，行軍害了病，到東明行軍困難，上級留他休息

他堅決不，還說：「這回打仗坐担架我也要去。」路上泥水很深，有病號走不過去，他親自背病號過水。打杞縣六小隊是突擊隊，他和營長爭着要跟六小隊突擊，他和二小隊一齊登城，給連長鼓勵不小；部隊進城以後，他親自維持紀律，不准亂入民房亂拿東西。他說：「七級號召要遵守紀律，我們應該起來響應。所以部隊進城以後，沒有一個亂進民房，亂翻東西和亂打槍的。」

三傷不下火綫

火 綫

解放杞縣的戰鬥中，六〇五四部隊四小隊政指李學堂同志，帶着隊伍突到城下時，腿部受傷，不但不下火綫，還一股勁沖到城樓上，不幸他的背部又負了傷，同志們要他下去，他說：「不怕，同志們，我是輕傷，打靶。」繼續指揮部隊追擊敵人。在巷戰中，他的頭部又掛了彩，還是不肯下來，直到李政委再三催促，他才勉強離開火綫。臨走時，他向大家說：「同志們！我們勝利了，敵人不投降就要他的命。」

騎兵班長王來臣

仲 平

冀魯豫軍區通訊騎兵排二班長王來臣，他和馬在一起生活，已經有好些日子了，

在他沒有當班長以前，有一次，他不休息地一連完成了三次任務——到道口，到滑縣，到濮陽。他累得要死，不說一句埋怨話；他的馬，却因為太累，去了三個地方，更換了三匹。人們把這個故事，叫做「三換馬」。

這次隴海線上展開了自衛戰爭，他馬上響應上級號召，撲到前線去了。他的工作還是送文件、送信。

有一天，上級派他和呂振泰、楊占元三人一塊到×分區送一個重要文件，限四天時間，一定要送到。正來臣看看天，陰沉沉的，是個連雲天。可是戰鬥的熱情鼓舞着他們三人接了文件，騎上馬就出發了。

一路上，大雨哇哇啦啦下個不停，把所有的衣服淋濕了，馬袋也淋濕了。王來臣怕把文件弄濕了，把它塞在馬袋的底下，仍繼續前進。路上越來越難走，水深到馬肚子下，土又稀鬆，有時把馬的前蹄陷下去，險些來個「倒栽葱」。王來臣在這種情況下，自己在前邊探路，還不斷的給兩個伙伴打氣。

宿營的時候，沒有火烤，衣服還是透濕的，滿手滿腳的泥，可是，他們疲倦得一下就睡着了。

過了××，雨落得更大，狂風吼得駭人，路上水幾乎淹到馬背了，異常難走。但他們想起戰爭動員會上的號召：『百倍緊張完成通訊任務』時，便揚起馬鞭，不顧一切，涉水前進。

終於，他們三人馬不停蹄的趕到目的地，完成了上級給他們的任務。

張龍同志突圍記

謝金山

有一天，張龍同志帶着兩個民兵去××村工作。這村離輝縣城很近，城裏的頑固軍敵經常來騷擾。

這時，是早飯以後，老鄉都上地去了，村裏顯得很靜。張龍同志正在跟一個五十來歲的老漢談話，突然，聽到一聲狗咬，跟着，全村的狗咬成一片。張龍同志立即警覺起來，「有情況了吧！」邊說就往外走，一開門，剛把頭往外一探，「砰」的一聲，一顆子彈從他的頭皮上掃過去；張同志回過頭來，就往樓上跑，兩個民兵相跟着上了樓。這時，機關槍像刮風一樣的響起來，響了一陣，敵人喊道「出來，出來！」兩個老鄉出去了，張龍同志沒有答理，和他同來的兩個民兵——一個叫段明福，一個叫李四姪，是兩個人，三支槍和敵人幹開了。這座院落是這樣的：東屋，西屋都是平房，敵人就在平房上；北屋是三層樓房，張龍同志和他的同伴在上邊；正南是大門，對面又是座平房，上面架着兩挺機槍，左右鄰舍的房上也都是敵人。包圍圈已經縮得很小。情況萬分緊張，張龍同志很沉着地說：「同志們，我們雖有三支槍，可是子彈不多，每個人不准打誰槍，等到敵人到跟前，有進頭時再打他；手榴彈丟了蓋，準備突圍！」

敵人胆子小，怕死，不敢一下衝到樓上來，打了一陣機槍，又往樓窗裏扔手榴彈，手榴彈炸開來，把滿屋子弄得煙霧騰天的。三個人誰也看不見誰。敵人佔了大優勢，衝到樓底下槍聲停了，手榴彈也不扔了，又怪聲叫起來：「下來，下來！」「不下來用火燒啦！」張同志起了火，大聲罵道：「你娘，你們上來，老子不怕火燒，隨你們的便吧！」

敵人又開始了第二次攻擊，雨點似的子彈在窗上，牆上，樓板上亂碰着，跟着又飛進來幾顆手榴彈，手榴彈放出的煙霧，比前回更厲害了，滿屋子黑煙中又添了一縷白煙，三人一見白煙齊聲說道：「壞了！樓上藏着呢。」張龍同志說：「打開後樓窗，準備跳！」李四姓去打樓窗，剛往後一走，一顆手榴彈正扔到他面前，轟的一聲，他掛了彩。這時，樓下的煙，一股股往上升，噙得人受不住，敵人又一片嚷嚷起來，「繳槍，繳槍！」張龍同志說：「給你！」叭的一聲，打倒了一個敵人順手把後樓窗門打開。第一個跳下去的是李四姓，緊跟着，段明福和張龍同志也跳了下去。敵人見上邊下來人，都過來想捉活的。張龍同志一着地，就舉着手榴彈說：「咱們一塊死在這裏吧！」說着，就耍拉火，敵人看事不對，拔腿就跑了。段明福趁機頭前跑了，張龍同志推了李四姓一把，他爬在那裏不動，完了！口裏鼻子裏淌着血。情況是這麼緊，張龍同志也顧不上他了，就順着走廊跑，跑着跑着到一個棚棚裏，再沒路可走了。這時，敵人又攔了過來，集中他打槍，直打得棚棚裏一股股冒黃煙，說也怪，這許多槍，一槍也沒打中他。敵人急了，叫道：「拿手榴彈炸！」話沒落地，一顆手榴落到張龍同志眼前張龍同志機靈的

拾起來扔了回去；跟着連三連三扔下了手榴彈，被他扔回去了。第五，第六兩顆是一齊飛來的，張龍同志一腳蹬開了一顆，第三顆伸手去拿，剛拿到手裏，轟！在手裏響了，把他炸的遍身成了血洞，臉皮都成黑黑的，睜着眼睛也不見了。他掙扎着撐開眼皮，辨清方向，在牆頭的後牆上，使勁一蹬，七坯半就墜了下來，掛了個窟窿，張龍同志就翻身鑽出跑了，一拐彎，跑到一個家裏。一個三十來年紀的中年婦女從屋裏跑出來，一見他模樣，非常怕。張龍同志說：「我是八路軍，後邊有人追著，請大娘救命！」那婦女聽說他是八路軍就說：「快跟我來。」把他引到房後一個小圪道裏，叫他藏好，又拿了一些柴草，把他埋起來。

第二天，張龍同志和段明福安然的回來了。

一個人繳了一連人的槍

羅村田

冀魯豫前線，圍殲蔣軍第三師的戰鬥中，咱們一吉林一部隊二中隊六連有一位通訊員同志，名喚張書印，他一個人繳了蔣軍一連人的槍。這件驚人事務，傳遍了前線各個隊伍。

張書印個兒不大，才十八歲，看起來，像個毛孩子，誰想到就是這個毛孩子，辦了這樣的大事。前個把月，張書印還在太僕房當炊事員，在這次反擊蔣軍進犯軍的行動中

，他才扛槍上火線，當了通訊員。

九月六日上午，張書印隨着指導員衝進呂碧村，在一所院子裏，繳了將軍很多槍，他一支又一支的背了五支；正想走出去，又看見一架電話機，可是一件好東西！忙檢起背上，心裏好生喜歡。猛抬頭，看不見指導員了，忙跑出去找，找到村口，沒找見。這時村四周槍聲很密，他想想大概沒出村吧！又返回來找，路上見有好幾個兵，向一所大院子裏跑，他看見不像是自己的隊伍，就端着槍，衝進院去。看見院裏滿是蔣軍，都戴着人美國式大簷帽子，穿着黃黃的美國式軍裝，他馬上把槍一比，大聲喝道：『不要動！咱的十來個團，已經把村子包嚴了，跑了一個打一個，不跑沒事，交槍不殺！』院子裏的人都不動了，呆呆的發楞，有的吓得直打顫。張書印說：『跟我走吧，弟兄們！保險叫你們吃不了虧。』

他把一大羣人帶出院子，看見有個很大的乾水坑，就叫大家把槍放在坑上，堆成一大攤，又把毯子打開，蓋在槍堆上，隱蔽飛機。然後，叫大家在坑裏坐好，自己端着槍在坑邊立着。他跟俘虜們說：『別動，動了就有危險。』

在卸槍時，張書印看見一個兵沒有帶槍，就問他道：『你的槍呢？』那兵道：『我是電話班裏的，沒有槍。』又問他道：『你班裏幾個人？』那兵道：『五個』。張書印說：『都在那裏？把你班裏的人都找來吧！』電話兵走了，一會兒，果真把另外四個人都找來了。他看這個電話兵還老實，就把電話機讓他背上，並跟他說：『你緊跟着我，別

亂跑，亂跑沒一點好處。」電話兵拿出烟來叫他吸，他不吸，兩個人便拉超話來了。電話兵問：「你多大歲數了？」張書印說：「十八，你呢？」電話兵說：「二十一。……」

俘虜們是突圍被打回來的，有的已經掛了彩，唉呀唉呀的叫痛。張書印安慰他們說：「不要緊，跟我走，一會兒就有醫生來給你換藥的。」有一個俘虜，一伸腰從褲帶上掉下兩厚捲鈔票，不敢檢，張書印幫他檢起，還他說：「你的你拿着，你私人東西，咱們不能要你的，放心吧！別怕！」這件事，俘虜們看了都很感動。一個俘虜說：「早知道八路軍這樣好，我們早就繳槍了，那些龜孫當官的，盡是胡說八道的欺騙咱。」電話兵看他友善，把他看成了自己的親人，一會兒，飛機來了，嗡嗡的在村上空轉，電話兵拿出一套黃軍裝，叫他披上，說：「你披上這，飛機認為你是自己人，就不會炸咱了。」他照着做了，果真，飛機沒有炸他們。

飛機走了，有的俘虜嚷着口渴，要喝水。張書印說：「弟兄們，我連飯還沒有吃，別說喝水了，忍耐一下吧，一會，我領你們去喝。」說話間，他看見俘虜羣裏有一個是被抓來的老百姓，他便把那人叫來，跟他說：「老鄉，你去找付桶，担一担水，回來大家都喝。」

喝罷水，又有俘虜說：「咱衣裳統丟了，現在還沒衣服穿了。」張書印說：「不要緊！八路軍有的是新衣服。你們願在這兒幹，最好；不願幹的，還給發路費，讓回家。」

『俘虜們說：『到那裏不是幹呀！回家？現在路上也不好走。』張書印說：『咱八路軍官兵平等，不打不罵，都像自己親弟兄一般。』……』

張書印從上晌午就帶上這些俘虜，一直等自己的部隊來，等了半天，還不見自己的部隊來，看看天色，慢慢黑下來了，他心裏有些發急。

黃昏時分，傳來了一陣激烈的槍聲，俘虜們害怕的說：『你把我們指揮好啦，可別叫你們的人打着咱了』。張書印說：『不怕！有我啦。』說話間，進來一支隊伍，見這裏坐着一大堆穿黃衣服的兵，就瞄準要打。張書印掀掉黃衣服，連忙喊道：『別打，這是咱團的俘虜，人家交了槍哪！』那邊的人問：『你是那團？』張書印答：『十四團！』那邊人又問：『誰帶的俘虜？』張書印答：『就是我，你是那團？』那邊人說：『十三團。』

十三團也帶了一大串俘虜，往村外走了。張書印告訴電話兵說：『你在前頭領着，跟着前頭那一隊人走，把這一捆捆槍，讓大家扛上。……我在後頭走。』

走出村，他稍稍放心了，好賴找見了自己的隊伍了；可是自己團的人究竟在那裏呢……

正想之間，走進了一個村子。村裏人聲嘈雜，滿是八路軍和俘來的將軍。他一路走，一路喊：『有咱十四團的人沒有？』喊着，有人回答道：『有，我就是十四團的。』他聽着聲音很熟，上前一看，原來是自己團的張特派員，這可把他喜壞了，他像孩子見

了親娘一樣的高興，心裏一塊石頭，到現在完全放下了。特派員問他：『你那裏來？』張書印說：『帶俘虜來了！』特派員說：『有多少？』張書印說：『有一連，你看！』特派員見這麼些俘虜，問他：『是多少人帶來的？』張書印說：『我一個人。』特派員看俘虜，又看看張書印。突然，他一把抓住張書印的手，使勁地搖晃着說：『嘿呀！你一個人，帶了這麼些俘虜來，真了不起！好，你交給我吧，交給我你就不受操心了。』

三百人打退兩千多進犯軍

健光，仰坡

大張集戰鬥中，我六〇五〇部隊，以三百人（裏面還有一百多人是機關人員），打退進犯軍兩千人十多次猛撲，殺傷敵人三百多名，我只傷亡七十餘人。最後終將敵人打退，創造了以少勝多的模範防禦戰。

大張集是一個近千戶的大村，周圍有一個低圍牆。我六〇五〇部隊，經過一夜行軍，在九月三日早晨七點鐘來到這裏。當大家把這裏的事情做好，瞭望哨便發現了敵人的先頭

部隊。於是，一場惡戰就在這裏開始了。

村西南，是敵人的主攻方向，他們想奪取村西頭那條大溝，以便佔領村莊。這條大溝，被二小隊和左側八小隊的暗堡封鎖着，敵人進攻一次，便倒下一批。後來，敵人填中了四百多人，直向暗堡撲來，心想一股勁掃除這個進攻障礙。這邊，排長閻恒杰，帶着八個戰士藏在暗堡裏，他們只帶着一挺機關槍三支步槍，機槍打了三百多發，又生了故障不能打了，眼看敵人離暗堡只有二十多米了，閻排長一聲吼，帶了八個勇士，跳出暗堡，一陣手榴彈，把敵人頂了回去。敵人攻了三小時，我們村西南的陣地，還是像銅壁鐵牆一樣鞏固。敵人沒法，便調轉兵力從村東迂迴過來。敵人已經進到圍牆外面的水溝了，再停一分鐘，只要一分鐘，敵人就會衝進村來。就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刻，可巧六小隊趕到了，排長關興芳和班長黃天尤，帶着十四個戰士，擋住了三百多敵人的四次猛撲。他們十多個人，扔出了七百個炸彈，關排長端起機槍，掃射伏在青苗裏的敵人，敵人吃不住勁，只得撤退。還有，在南門上，四小隊班長李桂中，用一條步槍，打退了六個敵人；在村北面，團首長帶着通訊員，司號員，伏馬伏等機關人員，堅守陣地。敵人撲過來，他們沒有長槍，子彈也不多，但他們一點也不怕，讓敵人一直進，進到外溝邊，一陣手榴彈，把敵人狠狠揍了一頓，敵人東邊攻，東邊吃敗仗，西面攻，西邊打輸了，他們曉得再攻也沒有用處了，便老老實實全部撤退了。

新戰士王喜才打坦克

蜀

郫縣新戰士王喜才，到部隊才三天，大楊湖攻擊之前，他堅決要上前線。他說：『打仗我不怕，我是來打老蔣的。要是在後面休息，那我來幹啥？』六日早晨，大楊湖正在最後消滅敵人的時候，他們在村西南角和敵人遭遇了，當頭三輛坦克，瘋狂地向他們掃射，把他們七八個人和其他的班排連緊切斷了。情勢很危急。王喜才毫不害怕，向大家鼓勵說：『不要怕，坦克是個笨東西，泥住氣打沒事。』便和其他幾個同志，跟坦克轉起圈子來。轉了一會，咱們大部隊上來了，把坦克打跑了。他和大家衝進村子，繳了二枝步槍。戰鬥結束回來，有的新戰士問他：『打仗的時候，你怕不怕？』他說：『怕啥？來的時候，大家歡送你，騎馬坐轎有啥怕！』

打斷了腿，我還有勝利的手！

戰友

陳繼坤同志，是去年平漢戰役中被解放過來的。他自從來到人民的軍隊以後，一貫表現很艱苦。在駐軍時，工作罷啦就學習，不見他有閒空閒的時候。在生部上，不論上級，都相處很融洽，不久，提升到營部擔任書記。今年三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在這次大李碧戰鬥時，敵機三架掃射，不幸把他的左腿打斷了。當時有一位同志攙他走，走了幾步，飛機又來了，他說：『把我放下，你藏起來。別再把你打住了，我的腿已經斷了，犧牲了也沒有啥。』飛機過去，營長很快過來安慰他，『老陳，別難過，担架馬上就來。』陳同志說：『沒關係，營長，我是共產黨員。』營長說：『別大聲說話，冷靜些，你看你流血很多！』他說：『沒啥，爲了老百姓，就是把兩腿都打斷了也是光榮的，傷是反動派夠日的打的。』

把他送到繃帶所，有的同志說：『先給陳書記上藥吧，腿已經斷啦。』他說：『先給別的同志上吧，我不要緊。』

傷重到這種程度，沒聽見他哼一聲，還滿不在乎的談說這次戰鬥的經過。

送到後方後，他見到前方慰問他的同志說：『給咱全營的同志說吧，我已經無所謂了，叫營長放心吧。今後我不能打仗，可是我還有嘴有手，一樣能跟反動派搏鬥。』

崔指導員負傷指揮隊伍

馬德明

六〇五二部隊四連指導員崔愛秀同志向大楊湖出發前號召大家：『要犧牲一切完成艱難任務，不能怕死，動作要快，怕死的不是好漢子！』同志們齊說：『怕死的是老蔣的兒子，一定要服從指導員，完成任務。』

突擊開始，指揮員把隊伍佈置好。就帶了三排往上衝，敵人的機關槍交叉火力，密集射擊，三排有好幾個同志掛了彩，輕的仍然前進，重的也不停聲。崔愛秀同志胸部也挨了一下，仍然一面鼓勵大家，一面帶領向前進。進到大柳樹下，左腿也掛了彩，剛想再向前上，抬起右腿，又被機關槍打中。躺在地上不能動了。同志們要背他，他不要，叫二排長帶着隊伍繼續衝上去，自己等着担架把他抬回來。

紙坊阻擊戰

裴光

冀魯豫定陶役裏，我軍高級指揮部留守紙坊的勇士們，下了一道重要的命令：堅決守衛紙坊，保證紙坊在九月一日前不陷於蔣軍之手，拖延敵人的前進。……

六〇四六部隊司令部，在八月三十日午前，接到這道命令後，立即就召集會議，來討論這件事情。

紙坊村外，有一道大堤。這道堤從西北下穿，向南，又折到正東，彎彎曲曲數千公尺，要保證紙坊不失守，就要堅守這道大堤，假如這堤讓敵人佔領了，我們就會失掉主動；但是這樣長的堤——紙坊周圍的寨牆，不是少數兵力能夠守住的。討論結果，決心把這個大任務，交給一營去完成。

二營接到任務後，馬上開始施工，幹了一夜的工作。

三十一日早晨，從西北方向飛來兩顆砲彈；敵人開始進攻了，砲火後面，密集的黨羽衝上來，敵人進到離堤百米來的地方，郝政委才站起來下令：『對準西堤根，連擊砲、重機槍放射！』我們放了兩砲，敵人就臥倒，換了分散的隊形，各個躍進。郝政委又命令道：『對準大堤口，過一個打一個，重機槍快放！』重機槍一響，敵人按二連三倒下來，有四個沒有死的摸過來，爬到一連戰士馮雙喜的掩體跟前。馮雙喜站起來，吼一聲：『老子有手榴彈！』一顆手榴彈扔出去，敵人倒的倒，逃的逃，一營打退了敵人第一次衝鋒。

歇了一會，敵人又運動了。這次選擇西南堤作為攻擊目標，打算先找一個立足點，佔領西南正前方百十米處的一段小堤。這段百米來的小堤，關係着全局，爭奪戰就在這裏展開。

一連第三排，廿四個人，奉令堅守這道小堤。爲了把工事趕快做好，用了一切能用的東西，鎬、鋸、刺刀、自己的手指。

剛把工事做好，敵人就上來了。敵人是一個營，比我們多二十倍，輪流來攻，還有四門山砲，一批打下去，又上來一批，六個鐘頭裏，敵人一連衝了七次。

敵人七次進攻裏的第二次，就把攻擊方向轉換了，三排防禦陣地也由北段轉到南

敵

七班呂文章說：『排長，你指到那，我們打到那！』全班戰士說：『對！』十七

的小鬼李來牛，跳到南段堤，像指揮員似的向大家呼喊：『敵人從這裏上來了，打！』戰士們的手榴彈，就順着他指的方向扔出去。

二次衝鋒打退了，接着第三次。

指導員向三排長道：『三排長，你有沒有決心堅守？』

三排長李懷仁同志肯定的回答道：『死也要死在這裏！』

指導員說：『好！都像這樣，就會守住。』

敵人把四門山砲集中在一個目標轟擊，砲彈在戰士們的身旁爆炸。敵人陣地裏又在鼓掌，又在喊叫『好！』『好！』

英雄是嚇不倒的，聶謀同志一蹦跳起來：『好你媽的屁！』一陣手榴彈飛出去，進到陣地前的敵人潰退了，三排緊跟着一個報復衝鋒，把敵人打得遠遠的。

第三次衝鋒又打退了，敵人另調來一個營，把那三次衝鋒中受了創傷的隊伍換下去。

敵人這次攻堅，火力很強，打得烟霧滿天，戰士們臉上覆蓋了一層土，他們很少說話，沒有一點笑容，所有的人，只有一個想頭，就是：完成任務，堅守陣地。

這時，機槍班長郭子儀負傷了，還有戰士李佔江，小鬼李來牛……也負傷了。

剛把敵人第四次衝鋒打下去，第五次衝鋒又上來了。一次比一次兇，勇士們一次一次地把他們打回去。

三排長又負傷了，還有七班長、八班長……全排剩下九班長，申望全和八個戰士，一共九名英雄。

三排長被勸着下去時，還再三囑咐九班長說：『九班長！死也要守住陣地啊！』申望全說：『排長，你放心吧！』

子彈打沒有了，我們把手榴彈集中起來，敵人再一次衝上來，我們用排子手打下去，又把敵人打退了。

第七次衝鋒，敵人組織了兩團的兵力，從西西北三面全線總攻。紙坊好像掉在砲火窟窿裏去了一樣，四圍都是轟轟的聲音。

咱們一個營對抗着十倍以上的敵人，已經堅守了七個多鐘頭，假使把構築工事的時間加上，足夠有廿一個時辰了。

扼守紙坊要點的是二連，全部才只兩個排，敵人四路縱隊從北門外密集隊形衝上來，連長范新華同志端起機槍來打，把進犯軍五十九團團長向介江也打死了。只是敵人數相差太大，敵人越逼越近了。

南門敵人進到大街了！

北門敵人也進來了一個營

西門敵人也進來了還帶着一門山砲！

在我們手裏的僅存下東門，東門外邊也發現了槍聲。

咱們的營指揮所。就設在東門裏。指揮所除了郝政委以外，只有幾十個特種兵和一些事務人員。郝政委緊鎖着眉頭，正在設法挽救這危急的情況。

許多被衝散的戰士，走到東門裏來，他們知道郝政委在這裏。戰鬥員漸漸的多起來。郝政委的疑慮少些了。他向大家說：『我們是人民的子弟兵，是共產黨領導下的軍隊，我們堅決要執行上級命令，死守紙坊！』接着命令：『二連七班，和一連這十一個，去把南門拿下來！』又命令二、三連：『二連掩護三連攻擊！去拿下北門！然後南門北門合擊，最後奪回西門。』

紙坊寨內反衝鋒攻擊開始了。勇士們接到命令，穿過民宅，跳過短牆，向目標地進發了。二連七班二十一名勇士，由一營李營長帶領着，秘密而迅速的逼近南門，敵人還是一連串朝裏開，二十一名勇士一陣手榴彈，把敵人打成了兩截子。營長的通訊員非常機警，衝過去把南門關住，窺外的進不來了，窺裏的敵人慌了，逢院鑽院，逢牆跳牆，勇士們跟踪追進去。敵人的一個小號兵，被一連戰士捉住了，一不提防，他爬上六尺多高的牆，『通』的一聲跳下去，又被隔牆等着的二連戰士捉住了。

北門上，二連組織了所有的火力，配合三連拚命衝殺，敵人支架不住，就退了出去。北門的敵人一，吓壞了西門上的敵人，十幾個人推着一門山砲，慌慌張張溜走了。

使東門解圍的，是兩個炊事員和幾個通訊員與砲兵。事情經過是這樣的：二連炊事

班長周憲林與炊事員高庚堂挑着油挑，從寨口向寨集走。他們沒有想到東門外會發現敵人。當敵人問他們時，他們說是「二連」，照常往前走，就叫敵人扭住了。敵人心想發洋財，把輕機槍擱在一旁，搜他二人的身上，把黨南票搜走了，又解他們的背包。這時，周憲林使個眼色，他二人拉腿就跑，趕敵人端起機槍打的時候，他們已經跑到寨牆外的水溝邊了。高庚堂向寨牆上的戰士喊道：「同志們，敵人把我的油挑搶去了，你們打掩護，我把他搶回來！」寨牆上槍一響，高庚堂就高聲喊叫：「衝呀！捉活的！敵人跑了！衝呀！」一陣吆喝，把敵人吓跑了。高庚堂挑回油挑子，東門也解圍了。敵人像被追逐的狗一樣，亂七八糟的向西北方退下去了，那慌張勁，真是誰也顧不上誰。

郝政委站在寨西北角的最高處，望着敵人撤退。緊鎖的眉頭舒展了，他命令砲兵班長張鳳山說：「張鳳山，還得辛苦一下，扛砲來，調他幾下，把敵人送送。」

砲兵們已不得這樣幹，立即調好了砲。連住打了七砲，砲砲落在人堆裏。

敵人打退了，紙坊陣地鞏固了。一營百分之百的完成了任務。郝政委看錶時，正是六點鐘，勇士們從早晨八點鐘打到現在，足足打了十個鐘頭。

四川馬

胡奇

不知什麼時候，大家忽然叫李影心同志是「四川馬」。日子久了，大家連他的真名字也不叫了，乾脆就叫「四川馬」，「四川馬」的到處嚷叫起來。

四川馬真是個好同志；他一天到晚總是在勞動。比如老鄉缸裏水快沒了，四川馬就給挑得滿滿的；有的同志鞋破了，四川馬就搓麻繩，幫助他們打草鞋；遇上休息日，他知道要擦槍，就早早的鋪好布單，放好擦槍油，找好擦槍布，一切都準備好了，只等同志們來了一拆槍栓就現成。五月裏，同志們怕反動派來搶麥子，連上全體動員去幫助老鄉收割，這時候四川馬已經病了兩天，班長勸他休息，不要去了，可是四川馬不答應，他說：「我病了不能多割，少割一點不行嗎？」

有同志抱怨生活苦，四川馬就耐心的解釋道：「八路軍是窮人的隊伍啊，我們要圖吃圖穿，那窮人怎麼過日子？」

有一次，一個同志爲了一點小事罵老鄉，四川馬拉着那個同志唱道：「我們在老百姓裏生，我們在老百姓裏長；我們是人民的子弟，羣衆是我們的爹娘。」——唱到這裏四川馬拉着那個同志的手笑道：「天天一張嘴就唱的。你怎麼罵起爹娘來呢？」

四川馬是個淳樸的農民，十六歲上就參加國民黨抓上當了兵。因為他個兒矮，還沒有槍長，把他編到運輸隊裏當運輸兵，每次行軍，要他背一個砲彈箱，跟成年人一塊走，他背不動，坐在山坡上哭，長官過來看見了，罵他沒用，說白花花的飯，倒在狗肚裏了。不管好賴，他總算在那軍閥隊伍裏長大了，但是他的身體越來越壞了，他得了不能醫治的癆病。

去年平漢戰役，四川馬才給我們解放過來。因為他是受苦人出身，很快接受了八路軍的教育，成了堅強的革命戰士。

圍攻王堂敵人時，四川馬住的班——四班運動到一塊開闊的平地上跟敵人對抗，敵人的火力很容易打中他們。四川馬怕全班受損失，就自抱奮勇一個人彎着腰，在敵人緊密的砲火下，為同志们挖工事，有同志们怕他累壞了去換他，他拒絕說：「一累就累我一個人吧，你們先休息，準備好精神，跟敵人好好幹一場！」又有一次，四班派出一個哨兵去偵察敵情，那同志回來始終弄不清，四川馬就自動去偵察了一道，當他把敵人一切情況弄清楚後，又悄悄地跑到離敵人四五十米遠的地方，向敵人放了兩冷槍。

四川馬解放了，他時時刻刻沒有忘記那些在國民黨隊伍裏還在受苦受罪兄弟，在這次消滅鄧錫敵時，他興奮的站起來，對敵人叫道：「交槍吧，交槍吧，給國民黨當官的打死了不值得的呀，好兄弟，我就是三十軍過來的，我到了八路軍就得到了解放！」但是敵人不覺悟，他們用機槍把我們這位親愛的同志掃倒了。

排長把四川馬拖到隱蔽壕裏的時候，他抖抖的用手腕扳着排長的脖子，直望着排長笑，一會兒，他點着頭低聲說：「排長，我完成了任務！」排長淌着眼淚說：「好同志，安心養傷吧，我們為你報仇！」四川馬慢慢合上眼皮，他安靜的死在排長懷裏了。

小谷龍潭戰

劉有餘

小谷龍潭是汲縣西山跟的一個小山莊，只有四家人家，西邊的高山上有一個砲樓，其邊不遠四五里的不遠，和東邊七八里地的大司馬都住有軍隊。村裏邊住有偽新五軍一連連部和一團排，約有四百來人。九月二十三日，上級命令叫起這村的敵人，全部肅清。部隊接到命令後，當晚就出發了。

我們的隊伍，進到大谷龍潭小谷龍潭還有三四百來遠的地方。狗咬的很厲害，敵人的哨兵，知道有了變故，趕快發了一槍，又扔了一個手榴彈。

前進部隊，聽到槍響，就加緊腳步向敵人猛撲，那哨兵打出第二個手榴彈的時候，他的身子却已經被一排長郭正明同志帶領的突擊組扭住了。在同一時間，突擊組突擊組，獨自扛着梯子的戰士李修德同志已經把梯子豎到牆跟前。

突擊組冒着敵人的手榴彈，上了房子，房上的敵人被嚇到屋裏，我們一陣手榴

彈從房上打下去。打得屋子裏的敵人不敢露頭。

房上的勇士，這時都成了宣傳家。喊話說：『一級槍吧，給你們裝路費，你們家裏等你回去收秋啊！』屋子裏果然響起了一片『交槍！交槍！』的喊聲。二排長張發同志第一個從房上跳下去，一下搜過來三枝步槍。

敵人紛紛交槍了，戰士在到處搜索，但是被壓在角上的敵人連部，靠着一挺機槍，還在抵抗。這時，三班長孔慶蘭同志帶的突擊組趕來了，他吼了一聲『進呀！』就一個人衝進屋子裏去了，敵人不敢再抵抗了，只好把機槍交了。

戰鬥從開始到結束，還不足兩個鐘頭，除了打死的，三十多個蔣偽軍和偽連長蔣英財全部交了槍。他們驚異地看着我們這些武器不怎麼好的戰士，連聲說道：『你們神鬼沒，勇猛神速是最可怕的！我們連褲子都沒有穿上。手榴彈就打到頭上來了，只有交槍！只有交槍！』

前進四次

失名

23

張成江，是上黨戰役才解放過來的新同志，打得一手好槍，二百米遠以內，能夠百發百中。解放以後，他決心要在革命隊伍裏作一個好戰士。

平漢戰役，攻打石橋頭時，他參加了突擊隊。第一夜，他帶了一個組，向村口衝鋒。

，得到村口，被頑軍佈置的鹿柴擋住了，那裏離頑軍只有二十多米遠，槍彈很密。他趕緊讓大家到後面臥下，自己却摸到前面偵察，看見那鹿柴都是碗口多粗的樹枝，埋在土裏，好像生了根一樣，他拉了一拉，動也不動。只好折回來了。

第二次，他拿來一條粗繩子，親自又摸到前面，拴住鹿柴，後面隱蔽起十來個人用力拉。他想：這一傢伙可行了。「噹」的一聲，繩子斷了，鹿柴却没有動。

第三次，他又繞到右邊，那也有鹿柴，拉也拉不動，鑽也鑽不過去，頑軍機槍，手榴彈不停的打過來，同來的三個人都被打倒了，張成江的頭也帶了彩。他不願自己頭痛，只顧搶救彩號，拾回槍枝。

排長看他掛了彩，讓他到後面休息，他退回了，可是，一轉眼，他又上來了。排長問他：『你來幹什麼？』他說：『任務沒完成，我不回去。』

第四次，決定用工兵去破壞鹿柴，他要求讓他領着去，他說：別人路不熟。當炸藥「轟」的一聲，他第一個帶着梯子往前跑，那知，鹿柴只炸了一條窄口，這次他再也忍不住了，靠過梯子就上，下面的人看他上了，也一齊往過衝。頑軍還在拼命放槍。張成江剛爬到梯頂，一個倒栽葱，掉在鹿柴裏邊去了。大家心想：這一下，神槍手可完了。沒想到，他又趕上來了，還檢了別人掉落的槍。鹿柴就這樣衝過了。

第二天打冷槍時，他兩槍打死兩個。戰士們問他怎樣能打的這樣準？他一面說道理，一面打，帶說帶打，又放倒了兩個。

小李哭了

失名

西王曹戰鬥中，李得勝一個人拉了三匹牲口回來，大家都非常高興，他却老老實實的哭開了。他是全班的小兄弟，今年才十八歲。大家見他不高興，反轉都圍攏來了，笑着說：『打了勝仗爲什麼還哭？上級沒有獎勵你麻糖吧！』

原來，他年紀小，個子也小，上級照顧他的身體，始終沒有給他發槍，他心裏非常不高興。平漢戰役裏，他同本班任瑞章同志挑了械，兩個人都決心要搞一支槍。

向西王曹衝鋒時，李得勝拿了兩個手榴彈，一直跑到最前面，班長叫靠梯子上房，後面的人沒有趕到，他一個人，人又小，梯子又太，顧了這頭顧不了那頭，別人起來，才跟他把梯子架起。像猴子一樣，他先往梯上爬，班長看他年紀小，叫他下來，他下來了心裏不服氣，跟在大隊後面，又爬了上去。

院子裏十來個頑軍，一見八路軍上來，都慌了。李得勝跟着大家一齊喊：『繳槍！繳槍！』頑軍一混亂，他乘勢第一個跳下房去，接着頑軍都舉起了手，李得勝從屋裏鑽到院子裏，從院子裏又鑽到屋裏，他找不着一條槍。最後他拉着一個頑軍時：『你們的槍在那裏？』那人說：『我們是馬夫，那裏有槍。』他悶着一肚子氣，才牽了三匹牲口回家。

一到連上，他就哭起來了。

後來同全班一塊，寫了個決心書，決心要繳更好的武器，他才喜歡了。

八十六斤勝利品

金玉

楊四春，他是上黨戰役過來的新同志，平素說話很且魯，笨裏笨氣的。

平漢戰役裏，楊四春格外英雄胆大。十一月二日晨，接着上級命令，向上中樑敵人衝鋒，隊伍衝進村口，他是最前面的一個。沒有梯子，他爬着樹上了房頂。這時院裏敵人很多，他又怕敵人把他搞掉，又怕得不到勝利品，他左手拿着槍，右手帶着手榴彈，猛猛一跳，跳在敵人輕機槍旁邊，手榴彈一晃，就把輕機槍搶過來，指在左肩上。一回頭，他又看見一挺重機槍，他揚着手榴彈，叫敵人抬過來，把重機槍抬到，指在右肩上，又繳了一支步槍，一架電話機，兩發火箭砲彈，三個機槍楔子。挾的挾，指指指，簡直像一架武器車。連他自己的東西，一共有八十六斤重。他就像這樣，押着兩個俘虜，抬上重機槍腿子回來了。

三排長的太刀

趙文義

一夥敵人，堆在一起，拚命往回跑。三排長米永章看見有兩挺機槍，便叫：『八班長，追！』他一面命令八班長，自己一面便追上去。八班長是個胖子，腿短，跑起路來很慢。米永章一氣跑了二、三里地，心裏想：今天追不上你，老子就不回來了。前面的敵人，被他追得急了，知道跑也跑不脫，便掉轉頭來，把機槍放下，準備着架，還沒架好，米永章已經跑到了。他一面喊：『弟兄們，繳槍！』一面取自己的武器，這才發現自己沒有帶槍，只有一把長軍刀。他抽出刀來，又舞又喊：『繳槍不繳槍！』敵人見他來得很猛，一把明晃晃的長刀，快到眼前，便都伏在地上叫：『繳槍繳槍。』米永章上去抓起兩挺機槍，一隻肩膀掛一支，還繳了一支步槍，才對伏在地下那十來個人說：『弟兄們，走吧！八路軍同你們都是一家哪。』那十來個人，都一齊隨着他，向回轉。

王承會奪砲

趙文義

八連戰士王承會，人家都說他胆量有些差，隊伍衝鋒了，都把棉衣脫下來，讓他潛守住。對面的敵人，被我們一個衝鋒打散了，三個敵人，揹着一門小砲，向後邊逃跑過

來，王承會趕上拿起一個手榴彈，迎頭大喊：「站住，往那跑！繳砲繳砲！」敵人見他躍得遠遠的，便急忙把砲放下來，取砲彈，要往砲裏裝。王承會看見，氣得直跳，他想：你這什麼人也敢小看我，便離開他的棉衣陣地，一股勁往前衝過去，沒等敵人把彈裝進去，他便衝到了敵人那裏，把小砲繳回來，把那三個弟兄，也捉回來了。

丁忠站機槍

劉占成

國民黨反動派的軍隊，把我們從日寇手裏解放的頭鎮佔去了，邊區子弟兵，要保護人民利益，就得把這個地方重拿回來，因為他是汾陽河沿岸的軍事要點。二十七日，我們這一團，便去強攻中馬頭的橋頭堡壘，一個衝鋒就把他拿下來了。國民黨軍隊接連反撲了四五次，我們隔河火力很強，他沒有撲過來，反轉吃了虧。敵人組織了少數精銳部隊，端着機槍，邊走邊打，想向南邊突圍。這種情形，被據守河渠的九連看見了，大家都想：怎樣能夠把他的機槍搞掉，就好辦了。但是，要去搶這挺機槍，非常困難，不只是要過一起水，前面還有毫無隱蔽的開闊地面，敵人的火力又很強。大家還在想，那個在白幹線被二十三團解放的戰士，丁忠站起來了，他瞪大了一對眼向連長要求，要衝到敵人火網裏，去奪取這挺重要武器。

丁忠今年才十八歲，長得也小，他的要求，起初連長沒答應，過了一會，才答應他去。

攔過來，我們只有兩挺機槍，一挺機槍打了二百來發子彈就壞了，真是急人，全靠王忠烈這一挺機槍，才把敵人頂回去。他一直打了一千七百來發子彈，槍筒都打紅了卻沒發生毛病。

他當兵幾十年，把機槍真是摸透了。他知道怎樣打，才不發生故障，才能打得久。他的道理是這樣：一開始打，不要打連發，應該打兩個單發，這跟人吃飯一樣，先喝一口湯潤潤喉，再吃乾的；先吃乾的，就吃不下，把槍打熱了，再打連發就不要緊了。打到三四百發就得停一停，放些油再打。這也跟吃飯一樣，吃不下去了，就該停一停，一個勁兒吃，就要吃壞肚子。沒有必要的時候，不要打連發，連發容易發生故障。他的辦法是：一連發少打，點發不斷。一打連發時，也不要打得太猛，有的同志不會打，一打一梭子，這樣容易壞槍。

王忠烈的機槍不臨時發生故障，全靠平時保護得好。他一有時間就擦槍。行軍一停下來，啥不顧，先擦槍，把槍擦乾淨了，才放心。他說：「這樣馬上有事，馬上能使。不好好照顧，打動不響。」

機槍子彈有些不一律，有大有小。王忠烈空閒下來，就檢子彈，細細心心檢成一律的。有些子彈壳開了口，就把它丟掉，免得炸壞機槍。

王忠烈愛護機槍，曾經得過上級的獎勵。有幾天黑夜行軍，他的眼不好，摔了好幾個觔斗，他都沒叫機槍弄上土。有一天下雨，路滑，把他摔到二丈深的溝裏去了，摔下

去時，他趕緊把槍抱在懷裏，上來時，排長問他：「槍沒摔壞吧？」他笑着說：「沒問題，摔壞了骨頭也摔不壞槍。」

借彈殺敵人

章 容

某連戰士吳鳳山，一邊打着手榴彈，一邊往前衝，一衝衝到敵人陣地裏了，可是，他還不知道。

手榴彈打完了，他大聲嚷着：「拿手榴彈來！」旁邊一個人，給他一顆手榴彈。他接過來，心想：咦！怎麼這樣重？不對，他一摸，可不是，漢奸閻錫山的大手榴彈。他才知道給他手榴彈的是敵人，他立刻把蓋子去了，拉斷線，又往那人手裏一塞，說：「給，不要啦。」那人也就糊裏糊塗接了過去。

一霎霎時光，那顆大手榴彈，就在敵人手裏爆炸了。這時，吳鳳山已竄出好幾步遠。

決心犧牲的戰士們

章 容

在上黨戰役同平漢戰役中，我們政治部，都接到大批的信件，這些信有的是戰鬥員

寫的，有的是指揮員寫的，不管是誰寫的，每一封信都寫着同樣的幾句話。就是：「在這次戰爭裏，我決心犧牲。」

我們的賈團長，在這次戰役裏，就指定了兩個代理人。通常指定一個就夠了，但是，這次他決心犧牲，旁人也是一樣，所以他指定了兩個：「我犧牲了，參謀長代理；參謀長犧牲了，一營營長代理。」在戰爭中，賈團長白天黑夜不睡覺，把眼睛熬紅了，他還在工作。仗要打得好，又要少犧牲人，他親自到火線上去偵察地形，去了一次又一次，敵人的子彈，呼呼地從他頭上飛過，身邊穿過，他一點不注意。我們的指揮員都是這樣的，他們愛惜士兵，常常重於他們自己的生命。

九連指導員朱子榮同志，在上黨戰役中，他把他的水筆、私人東西都交給上級。他說：「我欠了公家一千多塊錢，如果我犧牲了，請把我的東西賣了，換成錢，償還我的欠款。我犧牲後，沒有什麼牽掛，只是家裏有個妹妹，希望上級關照一下，最後培養她上學。」磨盤山戰鬥時，他連主攻，那磨盤山有一千多公尺高，山勢一層一層的高上去，就同磨盤一樣，所以叫他磨盤山，在那一帶數這山最高，敵人也拚命守這地方。九連得着命令，就從敵人中間打開一條路，一直從山腳打到山頂。快近山頂時，手榴彈沒有了，不得不撤下來。這一仗，把敵人打亂了，九連也犧牲得不少。第二次攻擊，上級考慮到他們人少，又打疲乏了，叫他們休息，他們不願意，還是要去，請營教導員轉了好幾次意見，結果，他們又去了。這一仗，打得很激烈，敵人的機槍同我們的手榴彈攪成

一片，烟塵把整個山都迷住了，終把敵人殺退了回來時，九連的士氣，還是非常旺盛。有一個戰士，原先他是黨員，春天住醫院時，把黨的組織關係搞了，戰鬥動員後，他向支部書記說：「我沒有別的要求，只是希望恢復我的黨籍。我死也要做個共產黨員。」很多非黨同志，在打仗以前，都把自己的錢、東西，交給黨，他們只有這一個希望，就是死後追認他們為共產黨員。這些錢、東西就常做黨費。

這些戰士們決心犧牲的行動，影響了很多。有一個才解放過來的戰士，跑去向指導員說：「我剛過來，八路軍的規矩還摸不清，不過，我認定這是天下最好的隊伍。今天，我聽了長官的講話，又見到許多同志下定犧牲決心，我也不要命了。」

一天吃四頓飯

趙文義

九連，一個上黨過來的同志說：「八路軍就是好，有幹頭。打着仗，還能吃到飽飯。」

在戰場上能夠吃到飽飯，是不容易的事情。戰場上又的確不只是要槍要砲，還要飯。把這件艱難的事情，做得不錯的，是九連司務長田白小同志。

戰事還沒打起來，田司務長就召集事務班開會，討論怎樣叫戰士們吃飽飯。具體分工後，又提出口號：無論打的怎樣兇，一定要把飯送到火線上。戰鬥中間，九連一天

吃三頓，有時還吃四頓。

在車旌關住的時候，兩個從上黨戰役剛過來的同志，拿了老百姓二十五塊肥皂，他倆馬上找他們來談，說：這是違反八路軍紀律的。結果，只找出來二十五塊肥皂，其餘四塊由他賠了錢，還向羣衆解釋、道歉。他又怕拿了肥皂的同志嫌不通，害怕，又去給他們說，有什麼困難，可以說出來大家解決。八路軍是老百姓的軍隊，可不能拿老百姓一針一線。他把生產積蓄的一百元錢，分給他倆作零花。

他這樣愛部下，他的部下也就自動的堅決完成任務，把煮好的飯，從彈雨裏一直抬上火線。

喊話能手

李伸伯

九連八班副班長，閻財貴，他是左權人。行軍時，老是抗着兩支步槍，一支是給身體弱的同志抗的。

他帶了一梯隊的突擊組，去攻石橋頭。一衝上去，前面就是一條泥溝，衝過泥溝，眼前又是鹿柴，敵人的機槍彈像撒豆子那樣打來。閻財貴拉了兩次鹿柴，都沒拉動，他看到右面有個小孔，就和左家商量好，從那裏往進鑽。他周身組了十二個手榴彈，朝裏爬，敵人一連扔了三個手榴彈來打他，都沒打住。爬進鹿柴裏，他就給了敵人六個手榴

彈，敵人的機槍響了，八班趕快架梯子往上攻，第一次攻上去，又被敵人打回來。他在裏面，又接連打了六個手榴彈，七班又組織第二次上梯子，敵人火力很強，又被壓下來。閻財貴急了，又把兩個組員的手榴彈要去，一連打了三個。後來部隊撤回來時，他渾身都是泥，還說：「這次沒配合好，二次好好幹一下。」

攻上中樟，他帶一個班，很早就把工事做好，還幫助其他的排做工事。做好工事，就喊話，他反覆的喊：『喂！中央軍的弟兄們，你們不想家，怕不怕死，快過來吧，咱們都是一家子，不要上反動派的當了！』

這樣喊話，收效很大。從頑軍過來的弟兄都說：『我們怕死也想家。』

靳小瑞巧計捉敵

南 雁

殺敵英雄靳小瑞，在上黨戰役時，領着三連一排，在房亭附近，順着鐵路行軍，正走着，忽聽得後面莊稼地裏亂哄哄的響，他起了疑心，趕忙偵察，知道是一股敵人敗過來了，靳小瑞同志馬上生了一計，立刻約束住隊伍，不叫亂，佈置好了他走在頭裏大聲問：那一部份？那些敗兵說：三十七師，靳小瑞同志說：我們也是三十七師。馬上他又用訓話的口氣說：到處都是八路軍，亂跑什麼！趕快過來集合在一起？敵人像打驚了的兔一樣，也辦不開真假，都過來了。同志們早準備好了，等敵人走到跟前，都一齊

舉槍喊：繳槍，繳槍！敵人措手不及，三十多個人，齊聲的放下武器。一共繳獲了二十多支步槍，還有一駝子彈。

兩個架梯子

魏合祥

二十五團七連三班，有兩個戰士，叫郭興順，陳志學，他們都是上黨戰役解放過來的。平漢戰役裏打岩上村時，他們班是架設組。班長本來計劃四個人架梯子，郭興順同志把梯子一提，覺得太重，便說：兩個就夠了，人多了，犧牲大。陳志學馬上答應，同老郭扛一架梯子。兩人都說：只要不帶彩，一定要完成任務。班長叫他們把槍，手榴彈都放下來，再扛梯子。他們放下槍，扛着梯子，就衝到敵人工事底下去了，突擊組上去，他們也隨着上到橋上去。他們把手榴彈往下擡。這時，敵人都往外跑，郭興順同志到了門口，一看敵人正要往出鑽，他一把卡住他的槍閂。那部份的？敵人說：九連。郭興順說：九連爲甚麼情章？立刻把手榴彈一抽，敵人丟了槍就逃了。

好連長

吳銀河

連長郭同山，是個硬漢子，有胆有識。那天，剛打過山砲，二排突擊上去，他也跟

上去了，敵人一個手榴彈丟過來，他來不及躲閃，腿上兩處掛了彩。他坐在地上嘴也不開。通訊員上來了，他也不叫聲。機槍班看着，說：『糟了，連長掛彩了！』郭連長馬上喊：『往前衝！我沒有掛彩。』他指揮投彈手，打房子裏密集的敵人，又叫機槍手下打，直到佔領了前沿，他才退下來。

獨臂英雄

史英

三營三連九班班長李克德，從打安陽起，每次打仗，他都是殺敵模範。攻博愛，他第一個先衝上城牆。打柏山車站，敵人的榴彈，把他的一條手臂打斷了，他還在火線上打。打罷仗，大家去慰問他，他說：『不要緊，一條手臂，還可以同敵人拼手榴彈。』接着，他又參加打焦作，堅守西北面的砲臺，整整堅守了一夜，打退了敵人幾次衝鋒。這次打沁陽，強攻西王召村，把敵人打的吃不住勁，一千多敵人，拚命往外衝，看着要衝出去了，李克德同志，馬上向排長要求，向前迎擊，他領着隊伍，不顧危險，一股氣往敵人隊伍裏衝，衝得敵人不往後退，退來一顆子彈，打穿了他的右腹，他被抬下火線來，九班同志，更是咬牙切齒往前衝。李克德同志臥在血泊裏，突然又坐起來，兩眼裏冒火，叫後邊的人往前趕，扶持他的人，叫他好好修養，他說：『沒關係』，話沒有說完，他已沒了氣。

沁陽打下來了，三排長哭腫了眼睛說：『犧牲了李寬德，等於犧牲了我們一個班。』雖是打了勝仗，三排的人沒有李寬德，大家都感覺得不痛快。

馬頭戰鬥

失 名

一聽說國民黨反動派調了三團軍，大舉進攻解放區，把我們用自己血肉解放了，月多的磁縣城和馬頭鎮佔去，戰士們都氣憤極了，馬上向馬頭鎮挺進。

打前鋒的是一連，開始進攻的是三連，天剛亮，他們就衝上去了，越過兩道水渠，佔領了幾座房屋，進展得太快，沒有做工事，側面警戒也不夠，幾百敵人從側面迂迴上來，把三連重又壓下來，這樣一來，部隊對敵人的仇恨更增高了。

晚上，一連提出『要為三連復仇』，要求主攻，戰士們個個都咬牙切齒。

隊伍出動了，一連集結到離村四五十米遠的一座大廟裏，敵人集中了所有輕重火器，來封鎖這座廟。

衝鋒號一吹，戰士們同虎一樣從廟裏撲出去向上進攻，連長帶着二排親自突擊，一出廟門，帶了彩，政指一聽連長負傷，自己又帶着另一個排衝上去，衝了幾十步遠，他走得很快，又被敵人打着了，上次偏城補充的新兵，趙洪奎同志，一聽政指帶彩，他趕緊上前跑，喊：『無論如何我要把他背下來』，敵人槍打得像雨那樣密，他沒有停留。

步，一鼓勁衝上去，把政指背了下來，下來一看，沒有把手槍帶下來，他又上去把手槍找了來。

接着，一排長張玉明同志，又代理連長，把隊伍帶了上去，進到一條水渠前面，敵人衝鋒出來，前面兩挺機槍一齊掃，左右兩路都在叫『捉活的』！張玉明同志把手榴彈一提說：『來！小舅子！』幾個手榴彈一打，敵人都跑了，沒一個敢攔來。另一路敵人又想上來佔據我們的大廟，張玉明同志高聲一叫：『上起刺刀來，衝下去！』一個衝鋒，又把敵人打退了。

當時彩號很多，張玉明同志叫大家拖彩號，劉生虎，孫玉林兩個人，在敵人火力那樣厲害下，把彩號和武器從搭在水渠上面的兩架梯子橋上運過來，一個人來回三、四趟，他們把身上衣服都背紅了。

王二仁大顯神手

文義

王二仁同志，是從上黨戰役解放過來的。他在二軍裏當過四年兵。一過來，吃談吃談，大家知道他是個機槍射手，但不知道他的技術到底有好高。連裏幹部和他談了好幾次，到了班，班長和戰士又和他開談了幾回，他總說：那裏也是當兵。大家都笑他，在閩軍裏悶了幾年，把腦袋悶壞了，今天當主人了，還沒聽出來。

四號早晨，天一亮。被圍了一夜的中上村敵人，狼狽不堪的逃出來，好像水淹了的螞蟥一樣各自逃生。攻擊部隊還未發起衝鋒，壕裏的王二仁同志，急的連話都說不出來，不住喊：『班長！該衝鋒啦，敵人圍跑不願打，還隱蔽幹什麼哩！』

衝鋒號起來了，王二仁同志跟着副班長跳出壕溝，迅速轉移陣地，開始射擊，敵人和我們戰士混成了一團，在我們戰士英勇的白刃格鬥下，敵人一湧一湧的，拚命奔逃，王二仁同志眼紅了，隨手把副班長手裏的機槍要過來，口裏說着：『副班長！你看着。』

王二仁果然是出色的射手，打的又快又準，兩個人給他壓子彈都趕不上打，一連打了二百發，一湧一湧奔逃的敵人臥倒了，有的在喊，有的在叫，副班長看着王二仁，不停的笑說：『你真是個好射手。』

這時戰鬥結束了，二三排和敵人混在一起，看到王二仁同志的射擊，都在喊好。

十連幹部和戰士，都來圍住王二仁乞談，都說看不出來，看不出來，你真打得準，戰士們都在吵着，要學學王二仁同志的射擊技術！王二仁也高興得很，說：『我要向你們學的還多哩。咱們以後互相學習！』

保衛解放區的英雄們

(新大眾叢刊之四)

民國卅五年十二月出版

編著：華北新華書店編輯部

出版：華北新華書店

印刷者：協成印刷廠

發行者：華北新華書店

定價：

元

初版1——000冊

34

A. C. 46

001

491